圆桌讨论：两党之争持续升级，美国是否会爆发内战

[这就是中国](javascript:void(0);)

**这就是中国**

微信号 mhshHome

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《这就是中国》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:00东方卫视播出

2022-02-16[原文](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A5NTI5ODk3NA==&mid=2651176854&idx=1&sn=0bb4ccef4592d8a2ecce31ebc33b0a3f&chksm=8bb06b67bcc7e271605d58be4340487d59edcadeb37af0ae2ff5c7de414f571f148779299bf0&scene=27#wechat_redirect&cpage=6) 发表于

收录于合集

点击上方“蓝字”，发现更多精彩。

**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，读懂世界**

主持人  |  何婕

嘉宾：

张维为  | 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院长

范勇鹏  | 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

主持人何婕：好，范永鹏教授给大家介绍了美国党争的整个制度设计的由来。其实它一路上都在发展，发展到现在，又发生了新的变化。比如说你看现在美国的整个社会的撕裂越来越严重，民粹主义的兴起等等，像这些因素，又跟党争原来制度性的困局搅在一起，它会产生哪些新的不同？

**两党之争持续升级**

**美国是否会爆发内战？**

张维为：我的感觉是这样的，随着网络媒体的崛起，包括社交媒体兴起之后，好像什么事情的速度都加快了，所以现在这个党争直接导致美国内部的混乱、极化。你看，现在已经是讨论美国可能发生内战，原来是非常边缘的一个话题，特朗普上台时有人开始在说这个事情，美国可能要分裂，现在在美国都变成一个主流话题了。我看《纽约时报》它是自嘲的，说过去我们讲中国即将崩溃，现在中国人关注我们会不会发生内战，我看加州大学有一个教授，叫芭芭拉·F·沃尔特斯教授，她原来中央情报局工作，专门研究其它国家的政治动荡、她写了一本书，《内战如何开始 以及如何阻止》。还有2021年12月的时候，美国三位退役将领，他说得非常直白，说我们内战可能要爆发，时间就是2024年。他说如果出现了当选的总统和失败的竞选者，双方都不接受，然后忠于失败者的人，他们可能会引起一场暴动。他举了个例子，他说你看2021年1月6日的所谓叫国会山骚乱。他说里边参与者，民主党称为“暴徒”，十分之一是美国的退役军人。然后，他还举了一个例子，说是美国有一个州，因为总统下令，军人都要戴口罩，然后那个州的国民警卫队说，我们不执行总统的命令，我们只忠于我们的州长。这种过去都是很少有的，现在都公开说的。所以，这个就是政治极化之后，党争造成的这个问题，更加极端化，速度在加快。

因为西方民主，包括美国模式，它特别强调程序，现在民主党的支持者认为，就是要尽可能多地允许别人来参与选举，共和党认为相反，要尽可能地限制，他讲得冠冕堂皇，民主党说这是不可剥夺的人权、投票权，但是实际上它历史经验证明，凡是参与投票的人多，民主党的选上的可能性大，而共和党参与的人多选上的几率就小。所以他们25个所谓叫“蓝州”，就是支持民主党的州，他们都通过立法了，要扩大参与，扩大移民（参与投票），扩大邮件投票，可以寄信来投票，扩大投票的时间，比方说可以提前一个礼拜、提前两个礼拜来投票。

范勇鹏：还可以无ID投票。

张维为：对，共和党的15个红州就通过了法律，要限制投票，所以这个争论就非常厉害。

范勇鹏：对，张老师刚才用到一个词，叫加速。现在确实很多现象在加速，其实还有一个层面，它在加剧。就是现在两党都在做一个事情，它要改规则。

主持人何婕：规则要改得对自己有利，对己方有利。

范勇鹏：对，过去不管两党怎么争，大家是认同这套规则的，现在是两党都想把这套规则往自己有利的方向改，比如像民主党在推要禁止“冗长辩论”，filibuster，这个filibuster是什么呢？就是在议会投票的时候，有一人可以抢着话筒，用咱们的话讲就叫麦霸，就一直讲、一直讲，讲到最后时间完了，把这个案子给拖黄。

主持人何婕：把有效时间全部拖掉。

范勇鹏：对，拖黄，这个过去大家虽然都憎恨，但是无所谓，但是现在民主党要把这个东西给禁掉，另外还有一个叫重划选区，就是说我占有优势的地方，我要通过这种作弊的手段，让哪怕是多数反对我，我也让我的少数能够胜选，来改这种规则。那么改规则改到有一天双方都不接受对方的规则的时候，就是要崩溃了。

另外还有一个演变，它会导致美国整个制度和社会的失能，那个电影，就是慧星撞地球这个《不要抬头》，其实里边反映出来的就是在美国社会里，每一个行为体都只看自己眼前这一点利益，他不去考虑整体利益。我就突然想到我们清朝末年李鸿章，李鸿章自称叫大清的“裱糊匠”，就说这房子已经破破烂烂了，我要给它装修装修，裱糊裱糊，很不容易。但是你看看现在美国，我们连一个“裱糊匠”都找不到，就没有人站在整体利益上，哪怕我来伪装一下。

主持人何婕：没有人做黏和者，也没有人来引起共识，大家强调的都是自己的个体的这个认识。

范勇鹏：对。

**被资本力量所宰制**

**党争走向极端化**

主持人何婕：那说到这一点，我想起来，刚才范教授在演讲当中您也说到一个，您说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者，设计了两党这样的一个政治格局，但是它背后其实还有个更大的力量，就是资本家的力量，但现在您看两党的党争争到这样极端了之后，好像资本家的力量、声音都非常不统一，这个是不是也是党争走到这一天之后，跟几百年前完全不一样的地方？

范勇鹏：对，其实它这个两党制能够玩得转，就要求它背后的大佬相对是一个比较统一的集团。你看美国建国的时候，都是城市低产和大农场主这样一个阶层，它是可以和睦相处的，后来为什么要发生南北战争，说白了南北双方的资本集团，它的根本利益发生冲突了，它不惜要打仗，要死60多万人。那么后来这个统治集团其实是一直在演变、在替换的，如果当不同的资本集团之间，大家外部获取的利益不足以在内部分赃了，内部的斗争也得不到妥协了，它必然会体现在两党的党争上。这是一方面，但是还有一些比如像政党，还有像官僚机构，它其实在运行过程中，是由很多具体的人组成的，由很多政客组成的。这些政客一方面他是背后的资本的代言人，另一方面他也是自己野心的代言人。所以说两党它在里边还有这样一个因素，就是随着选民基础的变化，两个党也是在像一个变形虫一样，不停地以不同的人群来获取自己的选票，所以它会产生这种两党之间的这个票仓的来回互换。

**两党的“角色互换”：**

**一百年前**

**黑人曾是共和党的“铁粉”**

主持人何婕：对，您说到这一点，我们观察美国两党就会发现，它其实历史上很多时候，不光是这个选民的基础在变，它的很多宣言、它的很多口号都在变，甚至有的时候民主党现在的口号可能是它历史上反对过的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。

张维为：这个变化实际上很大。原来民主党最开始的时候，是代表南方庄园主的，美国的印第安人非常恨杰弗逊的，他们不使用20美元的钞票，上面是杰弗逊的像。

主持人何婕：因为这个印的是他的头像。

张维为：因为他是决定把所有的印第安人全部赶到密西西比河以西去。但后来，因为当时南北战争的时候，代表北方的，现在叫共和党，当时是代表一些工业正在崛起的群体，但后来它变成超富，代表富人，这是它大概的演变的历史。所以这两党就有很大的变化。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，就是过去西方政治，不光美国，其它国家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它两党往中间靠拢，比如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，工党原来是代表相对穷的，结果布莱尔也代表新自由主义了，就是都往中间趋同。

主持人何婕：就是争取最大的支持者。

张维为：但现在你发觉又是越极端越好。

范勇鹏：美国政党和欧洲政党有个很大的区别，就是欧洲政党它是有自己的政纲的，它一般是为了某一个原则，某一个意识形态，美国政党更像粉丝党。从本质上来讲，它是没有很强的宗旨、追求的目标的，它就是为了获胜，为了赢得选举。所以这个过程中就经常发生这种情况，比如张老师讲的共和党原来代表北方，但是现在大家知道，民主党天天代表所谓黑人这种少数族裔的意志，它背后发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技术性的因素，比如像黑人解放之后，很多往北方迁，迁到北方了，然后后来到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之后，空调兴起了，原来南部那些地方很难生活的，很热，每天身上黏糊糊的，有了空调之后，北方大量的人往南迁。所以当时有句话，有人说这个空调比谢尔曼将军对南方的威胁还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北方大量的人到南方来了。另外就是像芝加哥、底特律，包括现在这个叫“锈带”，Rust Belt，这些地方的企业主把工厂往南迁了，所以它就导致两个党的选民就交叉了。那么这个党它其实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的，它有时也会忘了初心，也会说我为了获得这部分选民，我就把我的纲领往哪方面调，后来美国社会发生分裂之后，它会更加倍地反映在两党的政纲里边。然后两党的这种分裂，又进一步导致选民的分裂，它形成一个这样正向的反馈，越来越强、越来越强，今天其实已经到了这个振荡非常严重，可能快要发生这种动荡或者崩溃的这样一个时候了。

主持人何婕：嗯，现在流行一个词叫双向建构。刚刚两位说的这样的一种党争跟它的民粹主义，跟社会极端撕裂的这种互相的建构，就是特别形象地解释这个点。

张维为：现在你看这个竞选是你死我活，过去还不是这样的，你死我活就很麻烦。可能要分裂，可能要打内战，就发觉不能妥协了。过去是Gentleman，绅士一样的，喝咖啡、喝红酒，辩论归辩论，辩论完握握手。

范勇鹏：对。

张维为：但现在真是不一样了，因为一个重要原因，外部的共同敌人消失之后，在外边掠夺不到的时候。

主持人何婕：对方就是敌人了。

张维为：对，要往死里整。

主持人何婕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说，会不会重新再有一些外部的矛盾，又成了一种黏和的力量。为什么我们特别关心美国党争，不光是因为这个党争跟它的国内动荡之间彼此双向建构，还在于它的这个党争外溢了之后，这个风险它影响的是全世界，因为美国的影响力在这儿。

**炮制所谓的“中国威胁论”**

**真的会让美国党争消失吗？**

张维为：现在有些学者也分析，就说是好像美国两党有一个共识，就是反华，对不对？一切甩锅，都是中国造成的问题。某种意义上，表面看好像是他们达成这个共识，但是还是不一样，因为它这个是虚构出来一个巨大的“中国威胁”。而中国我就讲，它是一个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，美国今天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超过中国对美国的依赖，它想虚构一个强大的“中国的威胁”，最后弄不成的。我们可以瓦解它，真这么回事情。

主持人何婕：就是虚构，我也能解构你。

范勇鹏：对，何婕老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按照历史经验，其实如果外部有一个强大的敌人，它内部的党争通常是会消失的。

主持人何婕：消停一会儿。

范勇鹏：会消停一会儿的，这次为什么不行呢？其实特朗普一开始想这样做的。

张维为：对。

范勇鹏：包括你像再之前一些，奥巴马这一任政府，其实都是想通过我跟中国马力全开，然后跟中国竞争，让内部能够团结起来，但最后没有做到，那么原因在哪儿呢？我觉得一个就是确实是它内部的矛盾很深了，这个有些时候靠外部找一个敌人解决不了。第二就是刚才张老师讲的，它立的是一个假靶子，比如特朗普上台就讲中国贸易逆差，这个东西其实在美国精英层内部，没有人真的相信这个东西，所以你拿了一个假的理由，你来树立一个外部的敌人这样一个靶子，你在内部不能做到真正地消灭冲突的效果，所以特朗普天天喊，美国也跟我们打贸易战打了这么多年，实际上它的企业界、政治精英、经济学家心里都知道，你喊的这个事是不靠谱的，是做不到的。所以你看到后来，不管到中美天津会谈，还是到中美阿拉斯加对话

咱们中国人已经很“佛系”了，你要谈你来谈，不谈，我也不在乎，所以这种状态下，它实际上是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，美国今天真正的问题的根源是在它内部。

主持人何婕：其实它的种种做法，包括打贸易战，反而撕裂了内部。尤其在新冠疫情这样的大背景之下，经济再受损，整个社会的矛盾，种族危机也好，原来的民粹主义也好，只会更加尖锐。 好，我们接下来再来看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有些什么问题，有问题的朋友告诉我，欢迎您。

卢雨欣：两位老师好，主持人好。

主持人何婕：你好。

**两党频繁交替执政**

**对美国社会有何影响？**

卢雨欣：我叫卢雨欣。近年来，美国两党交替执政，特朗普上台以后，他推翻了奥巴马的一些政策，现在拜登执政，他的一些新移民政策，一些涉外的对华政策也是在推翻特朗普的一些政策，所以这种频繁地交替执政，对于美国社会发展来说，它到底是一种前进还是一种后退，谢谢？

主持人何婕：请坐。您说是频繁地交替执政，我们有句大白话叫“翻烧饼”是吧。

张维为：我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，当时我们很多知识分子还是很相信美国这一套忽悠的政治话语，认为美国的制度很先进，但是当时邓小平就讲得蛮直白，你们看《邓小平文选》（第三卷），他说是美国有三个政府，三权分立。他们那时候老说中国政策不稳定，你们可能改革开放政策要变，邓小平说，我们政策很稳定，你们的不稳定，他说，你们大选时候一个说法，选举之后又是一个说法，中期选举又是一个说法，最后下次选举又是个说法，所以你们没有稳定。他点得非常透，这个真是这么回事情。所以我老讲美国需要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，你这个政治制度设计是前工业革命时期的，就是刚刚你讲的“乡镇政治学”，只能管当时美国的300万人。

主持人何婕：数百万人可能还可以。

张维为：对。

主持人何婕：上升到千万以上就很麻烦。

张维为：严重不适应二十一世纪。

范勇鹏：对，然后现在美国这个政治已经发展到，不仅说长期的目标，就是眼下的，想搞一个短期的目标（都很困难），因为这种像张老师讲的三权分立，或者国会里边这种对峙，包括像我刚才讲的，像filibuster（冗长辩论）这种一些技术性的手段，都会让你的目标流产。最后等于这个政府实际上是在停滞、在罢工，什么事情都做不到。当年比如像克林顿，当时他当选之后有一次记者采访他，他就讲一句话，我印象很深。他说我做不到集中精力来想一件事，为什么？他说我每天早上一起来，我脑子里想的就是我今天要筹几十万的款。因为从你上台开始，两年之后就是一次选举，所有的议员，每天想的都是两年之后我这个选举钱从哪儿来？所以我到过美国议员的办公室，我跟他们聊，他们基本上上班就做两件事，一件是，我就开玩笑地讲，叫小学100以内加减法，参议员，就是黑板上100个席位，天天算。

主持人何婕：对。

范勇鹏：第二就是打电话筹款，每天就是干这个事情，它不像我们的人大代表，政协委员，我们要跑到地方去做做立法调研，他们没有这个时间。另外还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问题，比如说下一任我注定选不上了，我变成一个“跛脚鸭”，连下边那些官僚，连我的手下都会心里不尊重我了，因为你要下台了，所以后边一两年可能什么都做不了。

张维为：这个“跛脚鸭”，现在拜登就开始有这个迹象了。

主持人何婕：对，说啥都没人听了。

张维为：说啥没人听了，你包括讲的filibuster（冗长辩论），这次民主党内都反对他，在国会里没有通过，这个过去比较少。另外就是他本来上来就说我疫情防控会做得很好，结果跟特朗普一样烂，然后他觉得经济可以做好，结果是美国是50年来最高的通货膨胀，他现在确实是焦头烂额。

范勇鹏：对。

主持人何婕：所以大家如果光看美国的两党的这样一种政治设计，你会觉得，好像很多人说这个设计不错，但现在我们越来越看到它的运行当中的弊端。刚才两位说的，里面的那些细节，完全经不起拷问，所以要了解一个政治制度，真的就要去看它的运行当中的那些细节问题，我们再来看这边还有没有朋友要提问，来，欢迎。

国会山骚乱一周年,拜登演说传递哪些信息？

席若冰：两位老师好，主持人好。我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席若冰，拜登发表了纪念国会山事件一周年的演说，其中他多次指责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于美国民主制度的践踏，所以想请问两位老师如何看待他这次的演说？11月美国马上也要迎来中期选举了，究竟在这个选举当中是拜登能够赢得国会的控制权，还是特朗普能够像他所承诺的那样卷土重来呢？



当地时间2022年1月6日，美国华盛顿特区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、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参众两院民主党人在国会大厦前举行默哀仪式。在国会山骚乱事件一周年之际，美国总统拜登在国会山发表讲话，指责前总统特朗普散布关于大选的“谎言”引发了暴徒冲击国会事件，造成了国家的“撕裂”。

图片作者:沙晗汀(美国分社)/中新社

张维为：我还真是看了拜登的演讲，这个是他骂特朗普最厉害的演讲之一吧，他虽然没有点名。其中最厉害一句话就是特朗普整个现在一整套的做法，就是插在美国民主这个喉咙上的一把匕首，然后说是一定要把他给除掉，所以是非常之敌对的。然后哈里斯副总统，她也做了一个很短的演讲，她说是有三个日期将永远记载在美国历史上，第一个就是珍珠港被袭击，第二是2000年的“9·11”，然后就是2021年的1月6日，美国的耻辱，看得非常非常之重。

主持人何婕：嗯。

张维为：美国这个中期选举可能大概率是不利于拜登的，这是初步的一个判断。

范勇鹏：像拜登这个演讲这种做法，实际上就是在激化党争，因为在过去，现任总统对前任不管怎么看，至少这个斯文还是要保留的。

主持人何婕：从特朗普时期就开始也不保留。

范勇鹏：对，说白了就是撕掉面纱，就直接干了。

主持人何婕：说到这个，你看我们说美国的两党党争，它就是政治极化的一种表现，你看他们的媒体对立撕裂得也很厉害。以前主流媒体，你说CNN也好，包括像福克斯，至少不至于是这样明着你骂我、我骂你，现在已经完全一点斯文都不要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这边还有没有朋友提问，来，欢迎你。

**美国民众是**

**如何看待党派之争?**

张湘涛：两位老师好，主持人好。

主持人何婕：你好。

张湘涛：我是来自上海浦东的一位工程师，我叫张湘涛，对于普通的美国民众来说，党派斗争和政治极化，会对他们的工作或生活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？普通民众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？

主持人何婕：请坐，一个好问题，我们在一个距离之外，去看、观察一个事物的时候，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，那么在两党党争的这种政治生活当中生活的这些人们，他们能发现问题吗？

张维为：首先就是你看历年的大数据，美国现在总统选举的投票率都是比较低的，一般是不超过55%，这本身说明将近一半的选民，对美国政治已经是不感兴趣，觉得无能为力，你这一票什么都不能改变。因为党争变成了你住在哪里？比方你住在加州，你如果想投特朗普的票，你的票也是没用，因为赢者通吃，最后肯定这个里边的选举人票全是给拜登的。

主持人何婕：民主党。

张维为：给民主党的。所以就是造成他觉得这一票没有任何影响，然后这个投票的意义少了之后，对你的生活影响，某种意义上，他觉得没有多大的变化。但对一些特殊人群实际上影响会是蛮大的。比方说，你看华人在那里特别关心，因为他们现在搞政治正确，比方说某些族裔的进大学的比例要多少，华人进大学的比例就少了，所以这种会对他有影响，但总体上就是改变不了多少。

主持人何婕：可能对于个体来说，参与美国的政治生活，他的个体的这种获得感很低。但是它行政效率低下，可能每个人都能体会到，因为深受其害。

范勇鹏：对，因为美国它整个这个制度，它设计出来就是一个叫有限政府，我就承担有限责任。所以你看看在200多年历史上，美国的联邦政府，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高效过，而且美国老百姓有个特点，美国老百姓其实很善良、很天真的，你看美国比如发生枪击，死人了，他不会想到说我要去讨说法，然后发生灾难了，救援这么不力，好多人觉得这就是理所应当，这就是生活，张老师经常用的一句话。他不会有那么高的要求，为什么？美国长期灌输的一种政治文化，就让你老百姓觉得，政府是有限的，权力大是有害的。到今天美国媒体还在讨论，包括德国媒体还在说，这次危机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危害。为什么？因为处理危机的过程中，政府的权力变大了，他们还在担心这种问题。他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，他还在遥想未来政府权力会不会太大了，包括我在美国参加过一些像听证会，一些集会活动，有时候我觉得很奇怪那个感觉，政客在台上讲的那些，在我们听起来都是已经讲了200年的陈词滥调。

张维为：对。

范勇鹏：底下老百姓真的会热泪盈眶，还会欢呼。

张维为：对。

范勇鹏：然后我在旁边坐着，我就特别尬，后来你跟他接触多了，你发现他的老百姓们，他从小到大受的教育，他就认为这就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，包括像丘吉尔有句名言，说民主制度不是好制度，但它是最不坏的制度。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洗脑术，他就告诉你，你现在的一切的苦难，确实是很痛苦，但是没有更好的了，这是你能拿到的最好的了，所以美国整个这套洗脑术，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。

张维为：在中国做政府官员，特别高级干部，是很不容易，老百姓对你要求非常之高，国外要求真是很低的，只要你不违法，在法律的范围，你该休假就休假，我骂骂你，再大的灾难，最后他就免责了。但是中国的要求高，很明显中国进步得快，所以我就讲过去没有中国这个参照系，所以西方它可以忽悠，他说我们选个傻瓜都没关系，这个国家照样运转，现在选个傻瓜，这个国家命运就是傻瓜的命运，真这么回事。所以他们现在很害怕，中国的真相被外部世界，被美国老百姓真正地知道，你知道之后，你看好了，他们老百姓也会反省很多事情的。

范勇鹏：对，就张老师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，就是它背后的深层的历史文化。我们觉得很多事情，比如这个路坏了，你政府是要来修路的，这个自来水出问题了，政府要来管的。

张维为：对。

范勇鹏：其实在西方古代，比如像罗马，跟我们有点像，罗马人要修道路，修水渠。

主持人何婕：有公共事业的概念。

范勇鹏：有公共事业，今天的西方文明，它主要是来自于日耳曼人，日耳曼人从森林里边出来，把罗马帝国摧垮了，然后建立了很多现在的英、法、德这些所谓的“蛮族国家”，这些国家它携带的是另外一种文化，这种文化到十一、十二世纪的时候，国王都不认为我有义务来修路，修路不是我的责任，对吧？所以你看欧洲中世纪晚期到十二世纪之后，才开始刚刚出现公共工程，所以这个文化一直通过英国、法国传到今天的美国，它确实背后是有这样一个深层文化的原因。

主持人何婕：所以这两者之间的不同，它不仅是政治制度的不同，它也是深层次的历史文化的不同。我前些年看了，美国的外交委员会的一位成员，他写了一本书叫《失序时代》，他主要讲的是美国的对外外交，但是刚才你看咱们分析它的政治制度，它的整个社会治理，多维度地出现失序这样的现象，我们之所以特别要重视美国国内的这种失序，是因为它确实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，我们是希望整个世界不要受此影响，所以这个议题确实值得大家深度地、而且持续地去观察。

张维为：对。

主持人何婕：好，谢谢两位，也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，再见！

（本节目播出于2022年02月14日）

**讲中国故事，讲我们的故事**

**东方卫视《这就是中国》**

**每周一晚22：00**

**点击下方名片关注公众号**

**解锁更多精彩内容**



### 精选留言

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